

道餘錄
几上語
枕上語

涵芬樓
笈第七集



道餘錄

逃虛子姚廣孝著

明道先生曰佛學大概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皆以爲不得已耳又要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他是個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畢竟學之者

不過世上少這一個人却又要周徧謂既得本不患不周徧要知決無此理

逃虛曰明道謂佛學大概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而不知佛未嘗絕倫類也佛當日出家已納妃生子然後入雪山脩道苦行六年而成正覺豈是絕倫類者耶若言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如吳泰伯讓王位斷髮文身逃于荊蠻孔子稱其爲至德而於吳廟食萬世又如伯夷叔齊諫周武王不聽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孟子稱其爲聖之清者

而未嘗言其絕倫類也又言佛待要出世出那裏去殊不知佛之學無有定法名阿耨菩提所以華嚴云世間法卽出世間法出世間法卽世間法法華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佛幾曾執着於世出世者哉又言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皆以爲寄寓故其爲忠孝仁義皆以爲不得已夫佛之學有出家在家之分焉出家者爲比丘割愛辭親剃髮染衣從佛學道在家者爲居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此等事何嘗無之皆以爲寄寓

者佛書有云旅泊三界茫茫大化之中何物而非寄寓也哉忠孝仁義皆以爲不得已者此是程夫子自說佛不曾有此說佛但教人持戒脩善念報君親師友檀信之恩也又言佛又要脫世網至愚迷者也昔陶淵明云誤落塵網中去三十年淵明一士人也尙欲脫之况學佛者乎又言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者一懶胡爾間嘗有門人問曰佛當敬否曰佛是胡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程夫子何爲兩其說焉教弟子曰佛爲胡人之賢智者不可慢也却自罵佛

曰懶胡又言他是箇自私獨善枯槁山林自適而已世上不過少這一個人以愚言之世上亦不多這一個人佛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豈是自私獨善者也又言佛又要周徧謂既得本不患不周徧決無此理可見程子不曾多閱佛書若多閱佛書解佛之道橫徧十方豎窮三際在凡不減在聖不增決不疑此周徧之說

明道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個

不好的性着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
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
自足之物若無污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
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其復如舊所以能復如
舊者蓋謂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
治亦脩治之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
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
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干
你何事蓋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
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默識其

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若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也

逃虛曰明道語韓持國如說妄說幻是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個好底性來換了此個不好底性着佛未嘗有此說如首楞嚴云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永嘉云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着一性如來體自同圓覺云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

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華雖滅
空性不壞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
不動依幻說覺亦名爲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
說無覺者亦復如是是故幻滅名爲不動佛說
幻妄如是而已明道旣言道卽是性性豈有好
不好耶此妙真如性本然清淨豈容外物之所
污染故佛以蓮華爲喻蓮華生于淤泥中而不
被淤泥之所污染此妙真如性在衆生煩惱心
中而不被煩惱之所濁亂昔南嶽讓白六祖曰
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讓曰說似一物卽

不中祖曰還假脩證否讓曰脩證則不無污染
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
如是吾亦如是若然性豈有污壞脩治者哉明
道言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
是他山河大地干你何事殊不知楞嚴經中富
樓那言若此妙覺本妙覺明與如來心不增不
減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如來今得妙
空明覺山河大地有爲習漏何當復生佛告富
樓那言譬如迷人於一聚落惑南爲北云云此
迷非本性畢竟空昔本無迷似有迷覺覺迷迷

滅覺不生迷又引金木爲喻極是明白言人既
證寂滅更不再起生滅之相也若會得孟子萬
物皆備於我決不說禪者強生事也又言孔子
道如日星之明猶恐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
無言如顏子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
述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若能
於此言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若看得此言破
決不疑禪者山河大地之說矣

明道先生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二千
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

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生死佛之學爲
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
以利動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知只是
此個意見皆利心也或曰此學不如是本來
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
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上
信之惟學佛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
傳燈錄千七百人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
見得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
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

服而終又言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是
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
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死爲幻何不付與
它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逃虛曰明道說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二千
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又言聖賢以
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生死易曰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豈不是聖人論生死耶如
佛諭生死圓覺有云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
生滅是故名爲輪轉生死何嘗恐動人也又言

佛之學爲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佛之學者了
生死性空豈得怕生死也只如佛因中爲哥利
王割截身體不生嗔恨又如師子尊者罰賓國
王問尊者施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吝此頭罰
賓斬之又如靜靄法師因周武毀教不能捄自
舍其身抽腸胃以掛松枝條其肉布於石上捧
心而死斯等載在方冊不可名數佛學者何嘗
爲怕生死也又言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
若言二千年來無人覺此二千年來並無聰明
上智之人俱是下俗之人被他恐動也又言禪

學者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上信之
禪學者生死且不懼况存利心耶又言傳燈錄
千七百人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見得朝聞
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
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要知聖
人之道豈專在形服上也假如中國之士盡是
圓冠方履人人盡見得聖人之道乎聖人之道
不專在形服上也明矣豈直欲六合之間四夷
八蠻凡戴髮含齒者必欲盡從周制衣冠方信
是會聖人之道乎又言禪家者曰草木鳥獸之

生亦皆是幻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夫
天地之間有形器者生死成壞其理固然以達
人觀之何者是實何者非幻耶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矣

逃虛曰道之不明其來久矣非惟佛老爲異端
之學而害之也三代之末百家諸子競起角立
淳厚之氣日銷澆薄之風日長莫非天運使然
爾若欲人心復古不悖於道除是唐虞周孔復
生通乎神明以化治天下則可也若不如是無
可奈何則得各從其志

明道先生有人問天下盡爲佛可乎其徒言
謂其道則可謂其迹則不可明道曰若盡爲
佛則是無倫類天下却都沒人去裏

逃虛曰明道言盡爲佛天下却都沒人去裏如
斯之見與杞國憂天傾者同也

明道先生曰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
不樂歸而懷恨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
何能揀古亦有釋氏時或尙只是崇設像教
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
了智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

德薄無可奈何他然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
子亦無如之何

逃虛曰明道言昨日之會大率談禪使人情思
不樂歸而懷恨者久之何乃自苦如此詩云善
戲謔兮不爲虐兮聖人刪詩尙取之况於談禪
者乎若會得終日談而未嘗談終日聞而未嘗
聞之理決無不樂而懷恨也天下習已成風其
何能救若救不得不若相忘於江湖豈不快哉
又言古亦有釋氏時或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
日之風便先談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

明而陷溺愈深則烏有才高明被惑而陷溺愈深者哉顏子默識曾子一唯因其資性高明便領得聖人之說其次者則不能也如佛在靈山會上百萬人天衆前拈起金波羅花惟迦葉破顏微笑餘衆罔措所謂才高明而陷溺愈深者非也大凡從聖人之學者不談性命道德談聲色勢利可乎聲色勢利有害於人非士君子之所談也性命道德是本分事不可一日無者何害於事且如佛法來中國已二千餘年山河社稷國土人民君臣父子相生相養之事何嘗斷

絕不知佛之學爲害害何事而不欲人之從也
又言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以愚
言之今日若有孟子聞禪者之說未必不擊節
歎賞

明道先生曰昔之惑人也因其愚暗今之入
人也乘其高明

逃虛曰佛以慈悲方便化度衆生皆令入無餘
涅槃人雖有愚暗高明之殊佛性一也縱愚暗
者可惑高明者其可惑乎

伊川先生曰今語道則須要寂滅湛靜形如

槁木心若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幾時要如死灰動容周旋而中禮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孟子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死灰槁木却於何處有事

逃虛曰形如槁木心若死灰者此是二乘灰斷及外道邪禪也大乘圓教菩薩所修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何曾死吃怛地便爲究竟也灰心滅智之徒禪祖叱之爲魂不散底死人實爲生死根本爾伊川未知佛氏此說

伊川先生曰神與性元不離則其死也何合
之有如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陰之
說則無是理

逃虛曰偷胎奪陰豈是常事謂禪家說別有一
物常在偷胎奪陰烏有是理哉昔王正言問黃
龍心禪師曰人之生三緣和合乃生有卽死卽
生奪胎者如何師曰正言爲漕使到處是正位
正言疑否正言曰不疑師曰不必疑也正言領
其說禪家之說如斯而已如言別有一物常在
偷胎奪陰禪無是說

或問伊川先生曰理之盛衰之說與釋氏之言何如伊川曰到他說便亂道又却窺測得些彼其言成住壞空曰成壞則可住與空則非也如小兒既生日日長行而不曾住是他本理只是一個消長盈虧耳更無別事

逃虛曰釋氏言成住壞空爲一劫猶世言春夏秋冬爲一歲豈亂道也如言成壞則是住與空則非大凡物成則現存爲住壞則後沒爲空此顯然之理

伊川先生曰學佛者難吾言人皆可以爲堯

舜則無僕隸不材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
之所願也其不爲堯舜是可賤也故曰爲僕隸
逃虛曰佛願一切衆生皆成佛道聖人言人皆
可以爲堯舜當知世間出世間聖人之心未嘗
不同也
伊川先生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
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逃虛曰釋氏之說無非化人爲善而不化人爲
惡何得如淫聲美色以遠之

伊川先生曰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

直上天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
聖人之道則如平野之中四方無不見也

逃虛曰佛以大圓鏡智照了虛空世界塵毛刹
海無所不知無物不見所以佛十號中有曰正
徧知明行足豈以管窺天者也

不伊川先生曰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
彼安知此哉
逃虛曰佛言前後際斷則是始終一如爾聖人
之道純亦不已豈有異也

伊川先生曰釋氏尊宿有言覺悟是也既以

達道又却須要印證則是未知也得他人道
是然後無疑則信人之語不可言自信若果
自信則雖甚人之語亦不聽

逃虛曰學佛者雖悟道了必從明眼宗師勘辨
印證始得受用誠有此說譬如金之真僞非鍛
師則不能別若真金愈鍛愈明若藥汞銀一鍛
卽流去如聖門弟子顏回終日不違如愚孔子
曰回也不愚曾點之浴沂舞雩孔子曰吾與點
也聖人之許與豈非印證也歟禹聞善言則拜
大舜樂取於人以爲善舜禹豈是不自信者伊

川言若果自信則雖甚人之語亦不聽此崛強
自任傳聖人之道者不當如是也

伊川先生曰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
儘極乎高深然要知卒歸於自私自利之規
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哀便
有樂釋氏所在便須覓一個占姦打訛處言
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
逃虛曰伊川言釋氏之學不可道他不知亦儘
極乎高深要知卒歸於自私自利若言釋氏之
學既有知儘極乎高深安得却歸於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是小人所爲君子則不然何況乎佛
聖人清淨寂滅之道者哉天地之間生死哀樂
三尺童子亦知有也言釋氏占姦打訛卒歸於
自私誣佛甚矣

伊川先生曰學禪者當謂天下之忙者無如
市井之人若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猶有休
息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
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
忙

逃虛曰學禪者行住坐臥無不在道謂之常忙

道
十四
如士君子之學於聖人而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亦忙矣乎

伊川先生曰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
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事外無心
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苦事多若
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
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
得沒着身處

逃虛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心才一舉是非紛
然心若一歇是非寂爾豈但學禪者耶所以禪

祖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世人只爲認着有我便被物所役達我無我則能轉物也若墮在拘滯執泥坑裏事事轉動不得

伊川先生曰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

逃虛曰華嚴離世間品云入得世間離得世間口俗無知之人聞言世間便作世間想聞言出口口便作出世間想却不知世間卽出世間出世間卽世間癡人面前豈可說夢

伊川先生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
其間方圓大小不同特欲傾此與彼耳然在
太陽幾時動又其學者善遁若人語以此理
必曰我無脩無證

逃虛曰首楞嚴云五陰之識如頻伽瓶盛空以
餉他國空元無入佛以此喻識情妄有來去其
如來藏妙真如性正是太陽元無動靜誤解佛
言故作此說

伊川先生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逃虛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頭不舍一

法若有止處無用處如車之無輪鳥之無翼決無此理也

伊川先生曰或問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者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逃虛曰不知釋氏之道而攻其迹迹本乎道既不知其本焉知其迹之是非而攻乎孔子聖人學無常師師郟子老聃萇弘師襄項橐所以集

大成也佛豈卑於老聃諸子者哉不願從而師之亦隘矣伊川言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如其合於先王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斯言是已如何却又偷佛說爲已使耶

伊川先生或問曰釋氏有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此理故爲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個理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爲障則已與理爲二逃虛曰釋氏言理無孤單法有理便有事若執其理而違其事是理障也何故萬事萬理其可

執一者乎若執其一豈不是障
伊川先生曰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
除却好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知者乃是
實無所得也

逃虛曰今之有一等禪者惟弄口頭士大夫座
間供談笑而已幾曾有實得蓋可非也若以禪
者一概如此大似魚目混珍耳

伊川先生曰釋道之見偏非不窮深極微也
至窮神知化則不與矣

逃虛曰既窮深極微烏得窮神知化而不與乎

伊川先生曰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屠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知是知事覺之是覺此理也

逃虛曰一宿覺者永嘉大師到曹溪參六祖言下頓覺悟了一宿卽返叢林中呼爲一宿覺楞嚴云覺明明覺梵語佛者覺也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故名爲佛

伊川先生曰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學則未有不歸於禪者却爲他

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見寬廣處其心便
安於此曰是可反否深固者難反

逃虛曰禪有凡夫禪外道禪二乘禪四禪入定
禪惟達磨一宗爲最上乘禪直截根源無諸紆
曲相謂之頓脩果得此道者洒洒落落居一切
時遇一切境自無留礙古今賢士大夫多從之
豈不樂哉程子蓋未嘗染指也若知此味雖世
有術如五侯鯖程子亦不嗜矣

或問伊川先生曰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
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

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此理何如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曰亦未得道他不是百家諸子個個談仁談義只爲他歸宿不是只是個自私爲輪回生死却爲釋氏之辭善遁才窮着他便道我不爲者個到了寫在冊子上怎生遁得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炷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者個心怎生事神明

逃虛曰華嚴迺稱性之極談一乘之要軌三觀

圓照於無際十玄總具於毛端塵含法界量無
廣狹之殊海印森羅光絕鉅纖之間是不可思
議之大法也本然之理周徧一切豈是釋氏要
周遮也程夫子知萬理歸於一理而不知一理
散於萬事重重無盡無盡重重自他不間於微
塵始終不離於當念窮玄極妙非二乘凡夫之
所能知也然而百家衆藝無不圓該外道天魔
悉皆容攝涅槃生死總是空華地獄天宮皆爲
淨土若言爲輪回生死怕怖而自私謬之謬矣
大乘菩薩不舍悲願出生入死爲化度一切衆

生雖在生死惡道之中如遊園觀爾又言釋氏善遁其言既是要遁焉得又寫在冊子上決非遁也又將淺近瑣末燒一炷香這等事來以非佛聖若聞華嚴三觀之旨決不有此說以華嚴事事無礙觀言之豈止燒一炷香而有無窮福利乃至一微塵許法亦具不可思議功德矣此或未之聞也奚足怪哉

晦菴先生曰佛氏見影朝說者個暮說者個至於萬理錯綜都不知

逃虛曰佛氏見影朝說者個暮說者個若舍者

個再有何說至於萬理萬事總不出者個晦菴

恐未見此

晦菴先生曰被異端說虛靜了後直使令學

者忙得更不敢睡

逃虛曰才說個虛靜便不忙矣

晦菴先生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

教君長不昧此說極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

近理所以爲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事

否曰他只是守得這些光明全不識道理所

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學則是居敬爲本而

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逃虛曰若論道理天下只有一個道理縱使上古聖人下至近代諸子百氏所說無出此一個道理若以佛氏全不識此個道理亦難言也若以道理是一用處不同則有之易曰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豈不然乎若言佛氏只守這些光明無非從道理出來豈從外得耶

晦菴先生曰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如何拘得
它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尙他者已
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

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又如何
逃虛曰教之盛衰係乎時運如海潮焉其長也
欲落之不可得其落也欲長之不可得自然之
勢如何拘得他轉大概人於目前尙無柰何何
况三世之後何慮之深也所言大聖人出所過
者化所存者神又如何余曰亦無如之何也

晦菴先生曰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如其國王
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
是性曰作用是性曰如何是作用我今不見
尊者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

尊者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
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若出
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
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在世爲人在眼曰
見在耳曰聞云云禪家有點者曰若尊者答
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曰未作用時性在
何處

逃虛曰言釋氏專以作用爲性作用爲性如義
學之卽體之用卽用之體也若言專以作用爲
性吾未之聞也假如傳燈一千七百則公案那

裏都說作用爲性佛祖說法隨機應用只如晦菴言禪家有點者云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曰未作用時性在何處此是後來祖師拈這公案開示學人豈是點也晦菴蓋未知禪門中事耳

直晦菴先生曰達磨未來中國之時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說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老莊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逃虛曰晉魏之時儒釋之文俱尙老莊彼時佛

經翻譯過東土來潤文之人如維摩詰所說經
肇法師注并肇論其中行文用字或出入老莊
者有之遠肇道安支遁輩其文多尙老莊其見
亦有相似處故達磨過東土來說個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掃蕩義學儒者言老莊助
禪則不然也且如維摩肇論其文或似老莊如
般若華嚴涅槃寶積楞伽等大經何嘗有一言
似老莊其立法自成一家儒老二教不曾有此
說也至於偈有平仄押韻出於後人編集之手
或有之何足較也不論其大體而責其枝末狹

矣

晦菴先生曰釋氏云知死只是學一個不動心告子之學只是如此

逃虛曰釋氏古尊宿死者多尅日尅期而去載在方冊不可勝數若似告子之不動心何足道哉

晦菴先生舉伊川云釋氏之見如管窺天只見直上不見四旁某以爲不然釋氏之見蓋是瞥見水中天影耳

逃虛曰釋氏之見大包無外細入無間若言瞥

見水中天影非也

晦菴先生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
相應向來見幾個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
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
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
己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
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則其爲人與俗人無異
只緣禪自禪與行不相應爾僧家有一行解
者行是行事解是禪也

逃虛曰僧家有一等弄虛頭禪者東邊趕一言

半句西邊趕一言半句以資談柄便是會禪他
那裏曾夢見禪者有一等天資高者一聞便領
悟却不曾實下工夫所悟却淺習氣種子却深
故被習氣所使造諸惡業與俗人無異者有之
假如有一等秀才讀聖人之書開口便談仁義
道德觀其所行不孝不義非爲妄作至乎犯刑
憲而貽辱父母者往往有之此乃教門中人之
不才非釋迦仲尼之罪也當置之勿論

晦菴先生因論釋氏多有禪異疑其有之曰
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

通
二
四
一
逃虛曰神異一事非但佛有之至於天仙龍鬼
雖大小不同亦皆有之凡學佛者當求安心法
門頓悟妙理爲務若真積力久自然神通光明
非是顯異惑人也言佛之神異爲妖怪可乎

晦菴先生曰或問伊川禪家言性傾此與彼
之說曰此是偷生奪陰之說耳禪家言偷生
奪陰謂人懷胎自有個神識在裏了我却撞
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却受他血陰它說傾此
與彼蓋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
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爲彼日影它說是

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死此個物
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去做王二便
如人做官做了這官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
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爲問先生曰而
今只是理會個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
無有了期若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
得此個物事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
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旣把來做個彈子了却
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個彈子出來伊川
便說是不必以旣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

聖人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之語視之則伊川
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從大原
裏面出來

逃虛曰儒者說個死生只言形氣聚散而不言
心識佛氏言因緣業感輪轉生死皆由心識所
致也然形氣有盡而心識無盡一切衆生本無
生滅與不生滅皆因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
緣影爲自心相妄想執着起諸憎愛造諸善不
善業及乎業報至時此之心識循業發現故有
輪轉生死六道升沉也若學般若菩薩達法性

空涅槃尙不可得况生死乎所以圓覺有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說禪家言性傾此與彼偷生奪陰禪家不曾見有此說輪轉生死釋氏有是言也方冊所載者不必說據目前所見者而言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內河南府龍門南司牡丹被夫踢死其魂徑到薄姬娘娘廟中在內伏侍三年後借本處袁馬頭死屍還魂時懿文太子往陝西駕回至河南府官啓袁馬頭借屍還魂事太子回朝奏

太祖高皇帝遂遣內官取來廷問是實賞賜

鈔帛有 旨令兩家給養天下人之所共知者
若程朱橫渠言形潰氣散無復再生如何有此
借屍還魂者若有此借屍還魂者豈無輪轉生
死者哉程朱但說精氣爲物不言游魂爲變變
則輪轉之理顯然可見何不推此理也

晦菴先生言夷狄之教入於中國非但人爲
言其所迷惑鬼神亦被他迷惑大乾廟中所塑
像僧乃勸其不用牲祭者其它廟中亦必有
個勸善大師蓋緣人之信向者既衆鬼神只
空是依人而行

逃虛曰佛氏之教無非化人爲善與儒者道並
行而不相悖不相悖者理無二也僧勸鬼神不
用牲祭是不殺害物命此仁者之心以此心相
感鬼神敬信而從之也豈是非理之事淫詖之
辭使鬼神迷惑者耶

晦菴先生曰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
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
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口動
逃虛曰古之師僧初得道者必居於山林煨個
折脚鐺子煮飯喫三十年二十年名利不干懷

大忘人世單單守此道昔人謂之曰保養聖胎
又正如鳥雛才出殼須養他羽翼全成方可縱
其高飛遠舉初得道之人必須保守堅固方可
出來行道磨不磷涅不緇那時得甚生氣概光
明俊偉不由人不敬伏况其機鋒峭峻世無敵
者所以見之必甘心义手看他口動也

晦菴先生曰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
是南北朝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
載在正史然檢不見

逃虛曰維摩詰經凡三譯一吳支謙譯三卷二

姚秦羅什譯肇法師註七卷三說無垢稱經唐
玄奘譯六卷三經本同譯有異爾此經惟談不
思議解脫境界非下根小器之人得聞晦菴言
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朝一貴人如蕭子良之
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斯經既有三譯
決非人撰者信知是此人誑語

晦菴先生曰論釋氏之說明道先生數語闢
得極善見行狀中者他只要理會個寂滅不
知須是強要寂滅它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
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

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
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本
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
談然實剽切其說傅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
是說個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
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恆河
沙數幾萬劫幾千劫更無近底年代

逃虛曰世儒言釋氏寂滅不知所以但把寂滅
做空無看了而不知佛書有云諸行無常是生
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又曰諸法從本來常

自寂滅相寂滅者言此道不生不滅也離生滅
求寂滅則不是卽生滅而證寂滅乃是此卽有
爲而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晦菴言他只要理
會個寂滅不知須是強要他寂滅做甚旣寂滅
後却作何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
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
中節晦菴所言毫釐千里也杲大慧宋朝僧資
性高妙參禪第一自言我是參禪精子法嗣圓
悟勤住逕山大机大用非尋常俗流可知當時
士林中稱其忠孝兩全何也不阿秦檜爲忠俗

家無後爲其立嗣治家舍以正彝倫爲孝載在
方冊晦菴言其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
節殊不知他生滅心滅寂滅現前嬉笑怒罵無
非佛事再要點檢個甚麼頭頭上明物物上顯
更問甚麼中節不中節所以永嘉云香象不遊
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也晦菴言晉宋以前
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那時士大夫所談
亦是莊列蓋時尚也若言剽切其說獻齋列子
口義云佛生西方豈應來此剽切詆之太甚則
不公矣誠哉是言遠法師居廬山脩念佛三昧

莊列不曾有此脩學非是脫去莊列之說自立
門戶傅奕力詆佛氏唐太宗亦不聽他說踵其
後塵可乎言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
恆河沙數幾萬劫幾千劫更無近底年代吁蒙
莊云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未可輕議
也

晦菴先生嘗言圓覺經前兩三章好後面便
只是無說後強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
難一事及那燒牛糞出一呪其餘底皆是文
章之士添那燒牛糞便如蕪芋樣後來也有

人祈雨後燒此亦出此意也

逃虛曰佛經不曾有杜撰者圓覺經是唐蜀賓
三藏佛陀多羅譯至中國楞嚴經中天竺沙門
般刺蜜帝譯至廣州制正寺烏長國沙門彌伽
釋迦譯語菩薩戒弟子前正諫大夫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受凡一經必作三分序
分正宗分流通分如線貫花故謂之線經雖有
智人亦不能添減其一言一句言圓覺前兩三
章好後面便是無說後強添楞嚴當初只有阿
難一事及那燒牛糞出一呪其餘底皆是文章

之士添此二經乃圓頓上乘惟顯佛之境界菩薩脩習此法門者全性起修全脩在性非餘小乘經之可同日語也楞嚴神呪佛當時爲遣姦魔而說晦菴言燒牛糞出一呪不知何據有此說也佛因弟子問如何持此神呪佛教以結壇場持呪中天竺國先取雪山大力白牛食其肥膩香草此牛惟飲雪山清水其糞微細可取其糞和合栴檀以塗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臭穢不堪塗地別於平原穿去地皮五尺以下取其黃土和上栴檀沉香蘇合鬱金白膠青木零陵甘

松及雞舌香以此十種細羅爲末合土成泥以塗場地方圓丈六爲八角壇佛制是如此燒牛糞出一呪經中不曾有此

或問晦菴先生曰莊子與佛所以不同晦菴曰莊子絕不盡佛絕滅盡了佛是人倫都滅盡到禪時義理都滅盡

逃虛曰佛氏入楞伽云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華嚴云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着無言說幾曾有人倫都滅盡義理都滅

盡底說

晦菴先生曰釋老其氣象大概相似而老氏之學尙自理會自家一個渾身如釋氏自家一個渾身都不管了

逃虛曰老氏言無爲自化清淨自正大概相似佛言一切實相性清淨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身清淨多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衆生圓覺清淨若言佛氏一個渾身都不管了成大妄語

晦菴先生曰佛氏之失起於自私之厭老氏

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得厭薄世故而盡空了
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
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等
本於老氏之意

逃虛曰華嚴云居有爲界示無爲法而不壞滅
有爲之相居無爲界示有爲法而不分別無爲
之相法華云若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
等皆順正法佛氏何嘗言要盡空了一切也自
私之厭二乘外道斷滅之見非佛之究竟法也
老氏之失非吾所知

晦菴先生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
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已使
其是爲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
土却不知上蔡也恁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
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
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真其
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
功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
六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伊川方教人就
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已使

逃虛曰釋迦立教化度衆生說施戒忍進定慧
六者兼以萬行脩之使其檢束身心真實履踐
始克證成菩提道果豈但言說而已哉至於六
祖壇經所說無脩而脩脩而無脩譬如磨鏡垢
盡明現發明如來圓頓宗旨爾豈是六祖始教
人存養工夫伊川參某僧得其說方教人就身
上做工夫是爲洛學所以謝顯道說伊川嘗參
某僧有所得後遂反之將來教門弟子是爲洛
學時人訛其偷佛說爲己使晦菴欲爲伊川諱
之故作疑焉

晦菴先生有久雨齋居誦經詩一首曰端居
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
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
心同宴如

逃虛曰以此詩觀之晦菴心中未必不信佛也
佛書暫得一閱尙有如是之益何況終身行之
者乎

道餘錄終

禪一宗傳宗由來水火而

實則水火比中別之合之

正覺念著語之文字

與老者說莫名一初此

師去錄示而教乎曰

老宗持貞相帶心之

其初費甚初不費而其人孰
然其解者以名中其字
之字耶中其類歟以者查
於在名山一房



心山石后書
清嘉湖

道餘錄出姚少師手余既得逃虛子集
逃虛類藁矣故併藏之此書為金心山
所藏心山余友也能文善畫又好酒曾
任郡中馬醫科卷先世富饒及身貧
窶然為人高雅筆墨俱饒天趣惜其
後蕩然殘編斷簡以及一二畫本俱
為賈人所出間有得者亦志珍之
重其人也 戊辰十一月望後二日復齋
識

卷之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東洲几上語

赤城散吏施清臣述

僕癖嗜書昔貪今懶中年幽憂之疾沉沉兀兀殊欠
排遣胸中追憶舊多碎語在藁冊間收拾刪改恰若
干則合老釋以非三融精粗而爲一聊自警也時淳
祐甲辰十月且題之曰几上語

天運無一息之停而萬化與之俱生人心無一息之停
而萬緒與之俱役故物歸其根心反其源由動復靜
所以最難

過去見在未來爲三際豈容把玩于流光少長壯大衰
老爲百齡誰解度量于歲數人生宇宙間亦一瞬爾
要當進德業以及時窮理盡性以至命無負此身之
託

精神昭徹之極可以造微理義涵育之久可以知化
心廣則與天地以同量體胖則與萬物以同體非自致
也由力廣充之也

道在一箇積字真積力久所造資深逢原之功學在一
箇習字慣習自然可入欲不踰矩之奧

辨信心則不疑貳辨肯心則不因循惟信爲肯爲學入

道之基地

窗明窗暗虛閱一世之光陰誰弱誰強枉費千年之調
度自古有死無忝爾生

倚杖沒中洲起于細微流注之初回頭錯應人因于對
境轉移之後

燈炷之與膏油並消刀刃之與砥礪俱 精神之與事
物偕亡

事寡心泰情忘累薄此遣于外者之言也事來必能名
其事而我爲萬事之主情接必能性其情而我非七
情之役

涉歷既久閱理既深回視一世無一事可樂回視一身
無一事可樂但澄念反照而遣諸妄隨緣自適而處
見存

人不蓄懷利之心隨時酬酢多則寬使少則窄使絕無
僅有則使擇故多藏則厚亡

道家浮黎之珠佛家須彌之芥仙家之粟亦如儒
家勺水之蛟龍拳石之寶藏斂之則微而無外充之
則大而無間皆吾心之全體妙用也

至人之心靜則常寂寂則常存動則常應應則常周
人生斯世倚伏皆有氣數不可逆天而躡進賦予皆有

分劑不可逆地以俸求

境有逆順處之以理則逆順不吾移事有是非決之以理則是非不吾撓蓋理者此心之宗主所以酬酢萬變與物推移而無窮也

性理之學儒家歷等級而有持循老釋掀窠臼而有超詣大率在究竟踐履而積工夫爾

富貴是人之所以欲各有分量各有時節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追其多也不可損其少也不可益所以君子在知時以安分

東坡論修養寄子由書尾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

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師教人到此便住余謂此段亦甚簡明

語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云不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大方

圓覺云君一切時不起妄念于諸妄心亦不熄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不辯真實三者所說盡參看

惟天地裕于萬物雖必容待人者以天地萬物爲心惟陰陽行于四時少差必戾律已者以陰陽四序爲

則

柳子厚書悠悠人世越不過三十客日前過三十年與
瞬息無異後所得者不足把玩亦足審矣讀此良有
動于余懷

柔情易縮而難斷疑慮難泮而易凝機巧先事以爭功

工一作揣摩隨派以求售人有是心也皆不足以進道

不得起妄想心不得起計着心不得起慕樂心不得起
厭離心當常在一真平實境界

靜之則無包羅大有動之則無森羅萬象此所以不無
不而無不有而有

心兼所有用既千變萬化之不齊故心知所見亦千差

萬變而不正信乎信爲甚

不食豆羹推而上之祿之天下而不懌不顧墮甑推而上之臨之威武而不屈辯義利在毫釐審死生如平昔但積謹于細微豈勇爲于朝夕

隱則求志以自養如霽月光風之涵遠達則得志以祿養如春風夏雨之及時

富貴功名是皮膚外事智巧才藝是意根下事奉養聲色是革囊邊事古今典籍是故蹟中事兒女家珍是火宅中事在世種種是輪迴裏事惟一大事是切已

極事

燭理徹則中無所動御物輕則中有所主能燭理斯可
以御物

人生于世均夢境也日間夢眼爲夢若實而亦虛夜間
閉眼爲夢尤虛而非實彼汨沒真念追逐世紛日夜
忘反溘然不省豈不大可哀乎

一暴十寒則物不生一事二志則物靡就况希聖超賢
之學要當皮裏渾化如麴蘖之爲酒冰澌之爲水此
身甚小此心甚大能識心大則天地事物非大昧者
心爲形役遂失其所以大

傀儡下棚線索俱停雜劇散場倡優皆寂人生之形骸

亦然

花裏蝶花裏休蓼中蟲蓼中死人生甜苦皆是緣法只可隨順應之

莊子曰其生也若浮故浮萍視身世浮雲視富貴浮家視生緣何者不浮虛耶此乃外得于內則惟有真實在

四時代謝無一息之停留萬彙變遷無一形之堅固不知是間却有個長留獨固者在

儒家之氣習偏處克令全所以善其生釋氏之結習生處令熟所以善其死

塵去則鑑明煙去則火明波去則水明鑛去則金明氛
霧去則三光明虛幻去則一性明

爲形器拘則眈眈之私隔爲利欲熾則溪壑之貪開爲
恩愛纏則枕席之蠱深爲業境移則塵根之蔽固如
是則宜乎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

天地運行有數者能測鬼神杳冥有識者能測吾心猶
太虛雖天地鬼神亦不能測

賢者之樂其樂也內性適天全昧者之樂其樂也外境
移地變故學顏子之學樂顏子之樂

交必以正交無雜交則悔悵消好必以正好無雜好則

流蕩窒

衆人之心如輕舟入巨浪掀舞不停如弱水被暴風傾側俱靡至人之身有時或動至人之心無時可動心非絕于物也其動也天

念去則不萌念來則不助念過則不追所謂不怕念起惟恐覺遲

人之一性本精微本廣大以幻逐幻則蔽于紛華以身認身則逐于形氣六根內盲則失其精微一形外藩則失其廣大

過去莫思量未來休計較見在付隨緣所謂昨日今日

後日卽吾身之三世也故前修有言未至不迎已過
不續當機卽應如響答谷

外惑幻境則萬塵超滅皆隨業緣內超實際則萬物森
羅皆歸真諦只在一覺之頃
存心養性既得之儒釋均也以仁義禮智養于內以應
于外吾儒之學則發乎用以視動言聽主于內而忘
于外釋氏之學則泯乎用初若同後乃異

老氏之言超形數而禁物先莊子之言翻窠臼而破愚

見

天地交而生萬物由天一地二之水火心腎交而成內

天丹由心一腎二之坎離

知命者不行險而立巖牆知足者不懷金而溺海賈

豪傑英明之士雖精神聚而不散猶滯于物則爲仙爲

神通達玄素之士皆不滯于物故精神無聚亦無散

則博大真人涅槃妙心歷萬古以常存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非一時亦非一事終日終身與

善同流如天之運如日之升積旣無形善非責報

去就輕則患得患失不戰于中進退正則不詭不隨可

應于外

精神早嗇出不貽身之戕財貨戒悖入不貽家之戚

累減則緣輕念消則事化人生脆弱而不久人世變遷而不常人事汨沒而不已也須回首

天之稟賦者才也天之付度者命也才可以充于賦命只當安于壽才不充于所賦是自棄命不安于所受是自暴自棄自暴皆逆天也

力反初心忌隨俗眼如梵志翻着之襪勿循外觀如少室密傳之衣當思內續

有心避數數豈能逃心常戚戚無心任理理從所之心常休休亦曰盡其在我者以聽在彼者滕王閣記云天高地迴覺宇宙之無窮樂極悲來識盈虛之有數

赤壁賦云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合二者而觀之人間世不滿一嘆

讀書貴義味之浹洽而後貫一理以同歸讀史貴智局之超詣而後合羣策以折衷

殺身奉權要者溺于聲利視恬澹爲戲論我少卽多難者稔于憂患悟空寂爲良方

撒手捨萬仞崖之身跨足進百尺竿之步昔人禪學勇進有如此者然助長揠苗易失太過要在寬着程緊着步

經傳之學義理無終窮探賾有深旨知之爲知之當知

者精思之則所言者通不知以不知者臆度之則所言者鑿

君子于功名遇事而行之無安心小人于功名生事而

行之有欺心此所關而理亂

口聖賢而心盜跖家儒者而行市人似剛強而政羅刹

術聰明而術鈎距或者安而爲之良亦可懼

雨虹光燭斷滅倏空紙鳶飛揚偏側易墮此可省悟聲

榮之非久

浮漚闖水瞥眼非堅浪箭別弦脫手不反此可警戒幻

境之非實

逃儒墨起殺之場究黃老全生之福此遜居者事也尙

口奚爲

觀志遊神三奇靈行間無事心太平黃庭外景語也修

真者所佩

長生至慎房中急何爲死作令人泣黃庭內景語也好

內者所當戒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由損而益則至理有歸宿多聞守

約多見守卓由約而卓則羣言無混淆

南山之豹豹變成虎變則元質改革蔚然以成其文北

海之鯤鯢化爲鵬化則元質超脫豁然以全其道

管子云思之思之又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蓋思以作聖審思乃通語之門

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沃之使自趨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蓋爲之在熟成熟乃蘊奧之闢

感律以律則蕤賓之鐵躍召氣以氣則緹室之葭噓大而一國理亂係才品小而一家善惡由好尙皆因感召而來

人生五十以前爲進數用世之學當一日章如一日五十以後爲退數垂世之學當一日積如一日

人之血氣精神受于生者有虧無增

東洲几上語終

東洲枕上語

赤城散吏施清臣述

僕向丙戌歲臥疴六閱月幾失其生病枕光陰無可
排遣攝之以善念厥後追錄于冊凡若干則近獲前
藁又略刪摸留爲家庭之警訓時淳祐乙巳人日

日伏于夜曉而升東星光盡晦而黑故能大明煜乎天
陽伏于東臘而回冬寒氣極嚴而變故能大和育乎
物天地尙爾吾身豈可不導養保育而有所輕用乎
履后土戴皇天惟至誠則俯仰無愧踐薄冰待白日惟

浮僞則須臾皆亡

踐履正雖挽之以萬牛而不回首識見明雖驟之以萬馬而可駐足

剛毅勇敢之氣養之以居仁由義則不蠢精悍整辨之才養之以正心誠意則不俗

至人之心定于一而必如于一不如于一則窒礙而無靈涉于萬而不流于萬流于萬則跌宕而無制蓋一卽萬萬卽一

心反于先天之先則超于形數之外出入生死不爲形氣所拘心原于後天之後則囿于形數之內出入生

死爲形數所拘
驚榮途而老不知止如蝸牛粘高壁而槁死投貪壑而
滿不知足如飛蛾慕明燈而喪生
性則天付之無不該心則人用之無不具心者七情之
不所自出偏于人心則情蕩而性滅故乾道之剛粹方
能性其情

闇虧日月之食也利欲人心之食也日月之食有時而
更則人皆仰之人心之食無時而更其更耶其不更
耶

愚公移山生固不休精衛填海死而未已使立志如此

何事不辦

成者挽強敗者墮甑已過者逝水未來者抹漆世事往

往皆然亦可以悟矣

通徹有工夫純熟無間斷浹洽有超詣透脫無粘滯此

進道之要

不汲汲富貴不戚戚貧賤不炎炎羨慕不逐逐苟求此

對宅身之要

學問在一箇新字新則不自畫于中道進退在一箇時

意字時則不自昧于知幾

漂搖世故之風雨棲遲羈路之冰霜也須要經歷視象

養者有間故蒹葭蒼蒼必在白露爲霜之後鷄鳴不
已必在風雨如晦之時

汪彥章謫居零陵爲玩鷗亭記云我與物同見于天地
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使吾心
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爲虎使吾心爲物所勝
則樂令之弓亦能爲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
人心故使之若出于有情如此苟吾心反如木石而
無所示焉鷗莫得而窺矣何爲而不可玩哉余讀之
愛其事理俱到以此處世何往而不可豈止所用于

鷗哉

南史顧凱之云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應恭已守道信
天任運而暗者不達妄意僥倖使傷雅道無關得喪
達哉斯言必不乍賢乍佞患得患失于中反靈源在
退藏之密聚夜氣在未交物之餘自己求之所立卓
爾

天與水違行訟訟六爻皆凶地中有山謙謙六爻皆吉
君子可以決擇矣

將心比心此雖俗語極有理世間視己不視人者皆是
也推而上之卽顏子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樂天知命則不憂窮理盡心則不昧

讀華嚴經萬理由一性而出讀楞嚴經羣疑究一性而
空

人之一生役于塵勞汨于貪嗔沉于聲利戰于血氣過
眼光陰迅逾抹電急急符到噬臍不可及矣

聖人之心虛而應靈而存大包無外細入無間無在無
不在也

讀觀音靈感集書此兼山艮止也止中有動焉兼山之
中有坎有震坎水在下震雷也在上水之動動于地
也雷之動動于天也水動不止則爲滂雷動不止則
爲災動之時者也艮止爲靜坎震爲動故云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然後動靜不失于正豈止虛寂無所用耶

夫士生斯世當先植立毋負所學倘或苟以從時殆恐浮沉無定始爲風裏之楊花湮沒無聞終作霜餘之菅草

子思言性孟子只言心蓋性無所致力惟求之心心治則性得心出于性故也孟子爲盡其心所以知其性如云求放心曰養心曰存心曰操心曰盡心之類治心甚嚴乃率性之謂道也子思孟子相表裏

蓮花不著水透頂絲竅皆玲瓏修竹上干天貫身枝幹

皆虛徹故瞿曇氏之跏趺 普陀岩之旃檀林取其
似道也可不如一草一木乎

分從一定始終有事要十全今古無此古語也明白理
到

作文不可有矜心則追逐時好失自得邁往之氣不可
有欺心則泛應時用失精神行遠之功

人之心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內不主于敬直則縱肆
而邪曲外不主于義方則流蕩而昏迷天理滅矣烏
得不入禽犢

釋氏云不離文字不卽文字此二語用文字之活法不

離文字如杜牧之喻珠橫斜曲直不出走盤之間不
卽文字如九方臯之相馬驪黃牝牡獨出天機之外
天無停運學無止法故天無停運四時之景光新學無
止法羣聖之蘊奧傳是以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夫子發明于乾之初九

人物九等表氏名入鬼錄以皆空丙丁四庫書篇目載
陳言而何在時俯仰于今古所慨嘆于乾坤逝者如
斯老之將至此余題書目也

近世說易者大抵能說易之理以推人事不能究之數
以推造化僅有康節一家而已所傳者亦糟粕也易

有神仙修煉之旨皆出于卦數以大易六十四卦除
乾坤爲鼎器坎離爲藥物餘六十卦布爲火候每一
日兩卦自初一日屯蒙至三十旣未濟一卦六爻兩
卦十二爻以應一日十二辰一月六十卦有三百六
十爻以象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月三百六十時亦象
一年除息符沐浴實計十箇月六百卦故曰火記六
百篇于一時內奪得一百二十年正氣滋生藥物十
月三百日奪得一百萬八千年神陽正氣以成神晶
如參同契等書至今有傳但祕而不輕出爾孰謂易
數不可傳哉

繼之者善乃天命之正惟善惡相混乃氣質之偏性先
儒謂性兼氣質而論自伊洛發明余讀禮運故人者
具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鄭氏
注云言人兼此氣性純也又云故人者天地之心也
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鄭氏注云此
言兼氣性之効也氣性二字本此然則漢書傳注未

易輕視

持財以愚持酒以禮持財不以愚則蕩持酒不以禮則

亂

命有分劑安得人人相似時有早晚安得物物相同

古今澆灌胸次則鄙恇潛消講貫喚醒聰明則塵凡俱
屏

曉色四達宿禽先鳴陽升也春風一動凍木先透陽回
也人生陽氣盛則少疾道家陽氣純則爲

一日方冊是究則此心正一夕善念是存則此心活

境空則禍福之繩兩解心空則光明之境四周所囿者
空則所超者大

念慮正則清宵魂魄亦安念慮邪則白日魑魅同處
陽之畫奇陰之畫耦一與二不相敵宜乎小而人身逆
境多于順境大而家國亂日多于治日

日月天地之光明理義人心之光明天心無日月則如
漆如墨人心無理義則如鬼如蜮一可以根萬善
寧早無晚故易取其不遠而戒其迷復也

斷固事之利需乃事之賊勇于斷而不反顧則敗安于
需而不用明則亦敗一疾一徐見高于是者能之
花果之遲速受天地之一氣氣盡則落人生之壽夭受
父母之一氣氣盡則殂氣稟乎初雖不可益能保養
之不夭其天賦

鷄知晨昏鵲知太歲巢穴知風雨爲君子豈可不識時
之進退存亡哉易三百八十四爻蔽之一言時而已

能知時則知易

立志自強弱猶乘之要當以聖賢爲標的取上駟僅得
中駟取中駟僅得下駟

朝三暮四墓四朝三何特狙公之賦蘋天公低昂斯世
政用此理鼓舞闔闕行之無迹人自不覺爾

人世光陰不堪把玩稚川喻牽牛之步迫庖丁瞿曇氏
喻養魚之日減水澤合二喻而觀之生不滿百憂懷
千歲果何爲者耶

以晦養明以嗇養精以退養安以慵養齡此達者事
酒隱可以玩世要非攝生之具文陣可以娛世要非養

心之原不若退觀坐進此道

聖人以易洗心自與天理同流君子以心體易當知天
理同本

棲神澹泊必不埋沒于酒盃歌舞傳家簡素必不習尙
于侈費驕矜

有不自止之心力填貪壑而無已有好求勝之心冥行
險轍而不顧終亦盆成括而已

養以道義則氣不餒于晚年習以正大則身不屈于他

日

腹內吞王弘數百輩胸次推員榮期五千人此以大丈

夫緒餘土苴爾

釋氏謂衆生貪而不滿則生嗔嗔而不已則生癡所以對證拯治之者戒則能定定則能慧慧性照了萬法不虛一眞長在則前日貪者嗔者癡者掃蕩無餘矣名利若羽毛之輕衆人視猶太山之重名義若太山之重衆人視猶羽毛之輕

丈夫得志逢辰豈爲恩讐地一飯之惠必酬則可睚眦之怨必償則不可

居無常居居之安則蓬華猶千門萬戶不過一席之寧味無正味味之適則藜藿猶八珍九鼎不過一飽之

甘

天地大德生字盡之聖人至德好生盡之君子處世豈可萌一不仁之心甚而暴殄天物乎

儒者禮經五百威儀三千違禮必入于刑釋氏大戒三百細行三千犯戒必抵于罪是知人心管攝在是猶御馬之嚼勒捍水之隄防不可頃刻廢也

陰陽之氣潛移于晷刻之微老壯之氣暗鑱于事爲之末要當反本原于精微不可弊精神于蹇淺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召公有是言矣古之好古也聚道今之好古也聚財文中子亦有是言矣棲沙沉陸之

珍瘞墟窖墓之器前賢遺玩斷則留蹤陳之几案則
愛惜關心藏之篋笥與無相若正自徒擾天真不必
爾也

前輩當官處大事如小事做小事如大事然常思之視
大如小則無懼心視小如大則無忽心

康節云迅雷過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可以識喜
怒之變

紙帳地爐夜窗聞雪松坡屋午枕聽風脫聲利之樊籠
都忘所著超清虛之境界惟適所安亦居山一樂也
吾何求于外哉

東嘉鄭龍圖景望銘枕屏云卽鹿從禽太山橫前而弗
見愛親者不輕其身愛身者臨深戰兢每讀之惻然
于中真仁人之言也

靈筠之蘭子猷之竹淵明之菊和靖之梅濂溪之蓮非
意于物也感其物之適相似也

莆田葉丞相云好官易做好人難做因是說考之前代
好人未必到好官好官未必皆好人雖然要不可以
彼易此也

排難解紛必須順理而行之如披敗絮行于荆棘中亟
步則多觸如抽亂絲在無頭緒內併內則愈堅牢

樂天詩眼前際斷處一念不生時又未悟病時須去病
已知空後莫依空

一蓑一笠一孤舟萬里江山獨自遊有人問我紅塵事
笑入蘆花不點頭

東洲枕上語終

跋

右几上語一卷枕上語一卷宋施清臣撰清臣事蹟不可考自署赤城散吏書名上均有東洲二字自序謂作於淳祐甲辰乙巳間蓋宋理宗時人號東洲也既云赤城散吏則是台州人歟俞樾茶香室叢抄謂其取名與岳珂程史同四庫以施氏此書宗釋道之旨而以儒家傳會之明季小品濫觴於此故不予著錄然清辭名理引人入勝亦晁文元公法藏碎金之流亞四庫取彼而舍此何歟宋人遺編傳世日少今據寫本付刊闕誤處苦無別本可校茲仍其舊已

